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七

宋

高宗皇帝

紹興十六年

金皇統六年

春正月行耕田禮

先是知虔州

續綱目作虔州今依宋史高宗紀及秦檜傳改正

薛弼

字直老溫州永嘉人言州民朽柱

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于是修彌文以飾治具如鄉飲耕藉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

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奏日聞矣

夏五月金右丞相韓企先

燕京人卒

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勵後進為己任推轂士類甄

別人物一時臺諫多君子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宇文虛中

金人重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礦

園目之貴人達官積不能平至是唐古充愛

舊作唐古後仿此

家奴告虛中謀反有司鞠治無狀乃羅織虛中家

圖書為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于載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直學士高士談

字季默圖書尤多于我

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談于是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焚死

秋九月金劉豫死

冬十二月金遣使如西遼西遼殺之

先是回紇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達什

時達什林牙已死西方諸部仍以達什呼之

與其國鄰

金遣鈕祜祿哈努

舊作和剌今改與其使俱往遇遼主于野哈努勒語不遜遼主怒而殺之

丁未年

金皇統七年

夏四月金主醉殺其戶部尚書宗禮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于尼瑪哈幹布烏珠雖初年國

家多故而吏清政簡百姓樂業既而其後費摩氏

舊作裴滿氏今改

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酗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宴便殿金主被酒強諸王飲不能俱逃去金主大

虛中身膺使命自謂當金克爾後官與與詞命既已不忠于宋及降事非朝聘為譏訕又復無禮于金則其生已為可羞其死更由自取而宋史則傳而多集詞且信王倫之言許其守節史冊豈失實願若其不足悲耶

怒時惟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乃使之跪手殺之

五月安置饒州通判洪皓于英州先是皓居母喪秦檜嘗謂皓睥睨及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

續綱目作饒州通判李勤考宋史皓本傳明言皓終喪除饒州通判若以為李勤官則上文除字將安所指手續綱目誤今依宋史改正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安

六月金殺其橫海節度使田穀初韓企先引穀為吏部侍郎孟浩字浩然為左司員外郎銓敘得人時烏珠當

國其所任刑部員外郎蔡松年字伯堅求與穀相結穀薄其為人拒之松年遂日短穀于烏珠企先卒即出穀

為橫海節度使及是尚書省令史許霖告穀在吏部時為選人龔夷鑒倒用日月事霖亦烏珠所親信與蔡

松年構成其獄殺穀及左司郎中奚毅翰林待制邢具瞻并王植高鳳廷王儼趙益興與夷鑒等其妻子及所

往來孟浩等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糲米會降旨趙鼎

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

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其子乞歸葬

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鼎為相專以固本為先以為本固而後敵可圖豐可復惜其見忌于檜痛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為稱首鼎既卒參知政事段拂為之嘆息秦檜怒遂罷拂為資政

殿學士尋落職與國事居住與國軍宋置今為州屬湖北武昌府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召還責桂陽軍安置未幾四川宣

撫司亦罷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初達賚既誅其子勝花都郎君金史達賚傳詳達賚併殺二子幹爾達額特布此勝花都郎君或其幼子事出大金國志金史無考按幹爾達額

作幹帶額特布舊作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蒙古益強烏珠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劉西平河
烏達補今改後仿此 方輿紀要即騰胸河宋紹興中金人與蒙古和劉河以北地與之即此考騰胸河下流與
黑龍江合蒙古在黑龍江之北則此西平河或即騰胸河之下流也騰胸河原委注詳前以正二十七團寨與
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長鄂羅貝勒舊作鄂羅貝勒今改後仿此為蒙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歲遺甚厚

于是鄂羅貝勒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

統十八年金皇統春三月以秦熺知樞密院事

秦檜問勅令所刪定官胡寅字和仲安國第三子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

富曰以為必不龔蔡京之迹檜怒之而熺乞避父子共政遂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位次右僕射尋加少保

夏四月戊子朔日食

五月放浙東副總管李顯忠于台州顯忠熟知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秦檜惡之降官奉祠台州居住

六月金以完顏亮即海陵幹布之子太祖之孫本名迪古魯魯舊作乃今改後仿此平章政事亮為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己與金主同

為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為中京留守專立威以厭伏小人結明安蕭裕本名伊徹愛人按伊徹舊作遜折今改後仿此每與論天下

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留守先太師太祖長子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

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為右丞相進平章務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裕為兵部侍郎是冬以亮為右丞相亮生日金

主選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非畫像玉吐龍庭馬駒之后亦用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與國而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要愈甚

冬十月金太師都元帥烏珠卒金自尼瑪哈死達賚博勒郭等皆有自為之意幹布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烏

珠國勢殆矣故其國論功以為尼瑪哈後惟烏珠一人耳

十一月竄胡銓于海南秦檜諷司諫羅汝楫論銓飾非橫議竄新州同郡王廷珪嘗以詩贈銓坐流辰州新州

守張柬承檜旨論銓與客唱酬謗訕忽望詔送海南編管以束提舉湖北常平至官一日卒時洪皓在英州聞

以巧中選官取使節欲放之即使人伺陳捕詰家奴實獄中藥成其罪未及發而營卒事乃解

已十九年金皇統九年十二月以春三月癸未朔日食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秋九月復召入平章政事金主以完顏亮為太保領三省事四月壬申夜大風雨

雷電震壞金主寢殿鷓鴣尾有火入寢內燒帷帳金主趨別殿避之越五日有龍鬬于榆林河水上金史熙宗紀作利川榆林

河考利川金置元縣故城在今喀喇沁左翼東北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隳颺十數里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人摘其語以為誹議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為之左丞相宗賢本名色里希上

舊作齊里希上蘇德作習不失今改曰迪古魯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留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逆謀益甚

冬十月金主殺其弟胙王常勝等幹布子金主弟遂殺其后費摩氏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于燕南近侍

高壽星等當遷訴于費摩后后白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本名伊遜右丞唐古辨本名翁郭羅尚金

改後仿此而殺左司郎中薩哈舊作三壽星等竟得不遷秉德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達按烏達係作

烏達烏達係作而殺左司郎中薩哈舊作三壽星等竟得不遷秉德辯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達按烏達係作

問其次曰鄧王名吏宗傑子太祖孫子教拉舊作何欄今亮曰教拉屬疏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果不得已捨我

其誰于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舊作特思今疑之以告費摩后后白金主怒召辨謂曰爾與亮

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教拉惡塔斯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玉而金主之弟

止有常勝扎拉舊作查判今亮乘此構常勝扎拉金主使塔斯鞠之無狀亮曰塔斯鞠不以實遂俱殺之又殺

教拉達齊亦鄧王子舊作道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薩茂舊作撒即今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

庫哩舊作烏古論氏及瓜爾佳舊作夾谷今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亮弒主亶立寶金之亂臣故即位後變例書名至金世宗既立金統有歸亮止書名而不稱主護衛十人長布薩瑚圖克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

秦檜有司殺之
罪施金非當殺
檜之人其事固
不必深論獨是
檜奸邪謀國海
內切齒所欲割
刃甘心者非止
一全而高宗始
終信之而不忍
去之彼且畏之
而不敢去豈非
天奪其魄乎

後改名恩泰上京羅卜利達噶人按布薩瑚圖克舊善受幹布恩圖克坦舊作徒額勒楚克會當錫瑪哈赫仲
作僕散忽士羅卜利達噶今改正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從名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
楚克舊作阿里出虎嘴瑪哈今改正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從名屬亮得為尚書省令史亮
赫仲舊作馬合霍申今改正

度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為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十二月丁巳乘布薩瑚圖克額勒楚克內
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塔圖克坦特赫塔圖克坦今改正平章政事東德左丞唐古辨大
理卿馬達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國塔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
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于榻是夜興國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額勒楚克先進刃瑚圖
克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殂東德等未有所屬瑚圖克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
何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東德為左丞相
唐古辨為右丞相烏達為平章政事諡費摩后為悼平皇后廢金主璽為東昏王太叔改元

二十二年金天德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檜殺之宋史兵志殿前馬步
施全拔刀于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鞠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

也詔磔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槌以自衛

金主亮尊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圖克坦氏賢御下有恩與大氏相得至歡及亮試熙宗圖克

坦氏曰帝雖失道入臣豈可至此亮銜之至是追尊幹布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

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圖克坦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為壽圖克坦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氏

之事豈能尚如前日邪

三月以余堯弼參知政事丞丞簽書樞密院事遣堯弼使金賀即位也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于帝其

祕書郎張仲軻小名兒曰此希世之寶也輕賜之可惜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我有此特置之外府耳仲軻由

是知亮有南侵之意遂每事先意逢之

下李光子孟堅于大理山陰人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光在璫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

親陸升之光極稱言之升之計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曹泳究實泳言孟堅省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讖

訛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編管峽州于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穎子張燾許忻賀允

中吳元許八人皆緣坐降責有差有從政郎楊煒常州通判沈長卿字文伯舊與李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

超求內徙李光俱坐貶又有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讖毀大臣又言其家

亭號潛光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無意于事秦檜大怒竄之容州唐置今廣西梧州府容縣是

夏四月置力田科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達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金主亮見太宗諸子威強忌之及即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

立而不即勸進銜之將盡誅焉于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人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即宗本太宗子按阿

左丞相唐古辨判大宗正寺呼爾吉即宗美阿魯弟舊作此繫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林即宗懿

舊作阿耶今改後仿此北京殺留守呼拉布金史海陵紀作下世系表云北京留守卡太宗孫今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

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尼瑪哈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尼瑪哈後皆絕而烏達

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薩里干等夷其族金主亮復忌金音諸子威強及宗室動舊大臣欲盡除之乃

諷都元帥府令史約索即白彥歌博勒都祿人按約索舊作此誣飾上變遂殺薩里干及景祖孫穆里延謀舊作

野今改舍音子博濟即宗義舊作并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爾達太祖之弟按此與本卷孫呼爾吉舊作活

改後仿此好修飾亦族之

正使奉使雖以請迎靖康為名及問何處頓放之語遂不能復對即此固足謀高宗之心而後實有以親高宗之意然則高宗之首尾畏忌本因貧位苟安是以事變忘親有所弗顧亦可鄙之甚矣

秦檜有疾詔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檜始朝命肩輿入宮門二孫墳堪扶掖升殿不拜

梓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

二月以巫級為金國祈請使及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亮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及唯唯而退

三月金太營宮室于燕續綱目此條目內敘營建事本金史海陵紀乃汴宮而誤為燕宮今改敘于二十八年金管汴宮綱下金主亮稍習經史慕中國衣冠人

物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亮意合乃遣左丞

相張浩字浩然陽渤海人本姓高右丞相張通古字無之易州易縣人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城周九里三十步其宮室一依

汴京制度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蘭舊作阿蘭今改從仿此及宗婦于宮阿蘭亮叔嘗王阿里布妻也亮殺阿里布而納之封

為昭妃又命圖克坦真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亮

遂納阿嚕子索羅緙舊作莎魯緙今改從仿此胡魯即宗固亦太宗子舊子華喇今改從仿此呼達舊作胡失打今改從仿此東德弟嘉

哩舊作札里今改從仿此等四人之妻于宮尋封嘉哩妻高氏為修儀帝定格使侍婢來朝亮殺烏達許以為后定

格初不思亮誅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格大恐縮烏達納之宮中封貴妃大受幸後與舊家奴茹

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古石格而以為寵如使伊里布出其妻富察徹辰而納之徹辰亮姊之女

也按唐古定格舊作唐括定哥唐古石格舊作唐括石哥伊里布舊作乙刺補富察徹辰舊作蒲察又察今改從仿此

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宣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世忠性贍勇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屢詆和

議觸秦檜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是卒世忠嗜義輕財賜賚悉分將士將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

宗廟追封新王諡忠武子唐直唐質唐古皆以才見用或閭字居仁邢州人

壬二十二年金天德四年春三月編管王庶子之奇之荀于嶺南初庶卒于貶所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

秦檜此雙必報親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為人所告坐謫朝廷編管之奇于梅州今廣東嘉應州是

荀子容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宣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誠和議安置三省于筠州遠于高州

夏四月巫伋罷以章復侍簽書樞密院事伋與秦檜居同里一日檜語伋曰里中有何新事伋曰有一術士自

鄉里來頗能論命檜變色曰是人言公何日拜相伋惶恐而退中丞章復聞之即劾伋陰懷異意遂罷復拜簽

五月襄陽大水平地五尺漢水冒城而入

冬十二月金主亮召濟南尹烏嚕即昭德妻烏凌噶氏皇后未至自殺嚕王烏嚕時為濟南尹烏凌噶氏儀容整肅

亮召之乃謂烏嚕曰我不行上必殺我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禱東岳使皇天后土明

鑒我心行至良鄉得間自殺

二十三年金貞元春三月金遷都于燕金主亮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下詔改元親選良家子三百十人

充後宮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為京師號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賓府又改

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

以王循友知建康府循友知鎮江上書乞加秦檜九錫檜喜而遷之踰年檜以循友罪其族黨安置藤州唐置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亮遷都于燕親屬皆從獨留圖克坦太后于會賓圖克坦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

易衣以候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圖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為恨將死謂亮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水壽宮偕

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潼川本唐梓州宋置平地丈五尺死者甚眾

戊申二十四年金貞元春正月地震

加九錫者始見于王莽再見于曹操晉宋以下轉相效尤皆不旋踵而成篡逆之禍循反止顧達逆不復稍存大義亮爾明日張膽上書陳請誠不知是何肺腑檜亦遂喜而遷其官小臣之

跡已不可掩使
非天違其死安
保其不為莽操
之續邪

金石丞相蕭裕謀反坐誅 裕在相位侍功專恣金主亮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亮猜忌忍殺恐禍及遂與
蕭豐嘉努舊作蕭馮家奴今改後仿此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夏五月癸丑朔日食

金始置交鈔庫 從戶部尚書蔡松年請也設印連鈔引及交鈔庫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

易前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諸路並設使司判
各一員都監二員蓋以銅少為權宜之制云

秋七月張俊卒 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于諸將中眷注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焉

以數文閣待制秦檜修撰實錄院 初魏師遜湯思退字祖仁等知貢舉以秦熺子塤為榜首及廷試檜以思退

為編排師遜為評定復擬塤第一帝讀塤策覺所用皆檜熺語遂進張孝祥字安國為第一而塤第三時檜從

檜黨周夔沈與傑皆
權高第天下切齒至是以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有也

八月禁百官避輪對 秦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語蔽上耳目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

欲有言者恐觸忌諱僅論銷金鋪翠乞禁虎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故皆避免輪對至是上乃諭執政曰百

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近輪對者多諂告避免可令檢舉約束蓋防檜蔽也

冬十一月以施鉅參知政事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龔觀委靡之徒一言契合即登政

府稍出一語輒斥去之不異奴隸故自万俟卨至此十年參預政事者纔四人而已

加秦熺少傅封嘉國公

金主亮納其諸從姊妹于宮 善寧縣主什貴舊作什幹幹喇布之女也靜樂縣主布拉舊作蒲刺今希延舊作習

後仿鳥珠之女也錫古蘭舊作師古兒額爾袞之女也混同縣君蘇呼舊作沙里和珺舊作珍里今改後仿此其妹伊都舊作

後仿額魯之女也皆亮從姊妹耶國夫人崇節舊作重節今博勒郭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獨喇固舊作

忽今改太后大氏之兄嫂也富魯和孫舊作蕭盧胡只麗妃石格之妹也皆有夫亮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

屬諸妃位下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宿不

十二月西遼耶律伊呀死其妹普蘇完舊作普連權國事伊呀卒子奴普蘇完以遺令權國稱上改元崇福自號

伊呀曰

乙丑二十五年金貞元夏五月丁未朔日食

六月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或言岳州乃岳飛駐軍之地又與其姓同乞改之蓋以媚秦檜也岳州

人謂飛駐軍乃鄂州于我州何與而改之

金汴京火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賞為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宮室盡焚亮大怒杖

殺長賞

秋八月下趙鼎子汾等大理獄秦檜于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

已江西運判張常為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

錫告宗室知泉州令杓太祖孫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謫

趙汾與令杓飲別厚贐必有奸謀詔送汾令杓大理鞠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

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至卒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即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

不幸為檜所忌不死于敵國而死于機而問者憐之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檜奏請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熺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檜病帝幸其第問焉無一語惟流涕而已檜奏請

代居相位者為誰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檄及熺制並令致仕熺夜遣壻與右司員外郎林

一飛宗正丞鄭樞見其黨殿中侍御史徐壽右正言張扶謀請己為相翌日樞燬致仕詔下墳塋皆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是夜樞死樞居相位十九年倡和毀國忘讐教倫其遺表有云願陛下國鄰國之歡盟諸國是之
以一二語傾搖之俾帝自起一時忠臣良將謀害盡其禍無窮者幸為樞用事以授官職之者曰凡無罪
可狀者則曰立憲沽名曰糾紛曰指斥甚則曰有無盡心凡論人豪疏皆樞以授官職之者曰凡無罪
筆也晚年殘忍尤甚屢興大獄繫事之卒布滿京城稍議之者即捕治中以深文專橫職執政惟取諸員甫
入都出惟深德王次翁歷四年始出之立文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調者然樞之則立與摺用開門受
賜富敏于國外國珍寶死結及門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先知之鄰國事惟中省無至
前者由是張扶請樞乘金根車呂應中獻秦城王氣詩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先知之鄰國事惟中省無至
逆謀矣朱子曰樞與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廢以捷告收復之勢蓋十八九金人于是始露和議以
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金庭獨以長樂祥宮藉口懷即衆謀焚感主聽使和議氣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
初于積衷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樞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從志願以忘恩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倚和謀
以誤國中則扶敵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親後君無所不至此樞之罪所以通于
天萬死不足贖也

金主亮迎其太后圖克坦氏至燕

金主亮命以大房山

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亦曰大防山水經注防水出大防山南即此

雲峯寺為山陵遣右

丞相布薩瑚圖克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宮及迎圖克坦后

至流沙河

在昌平州南有南北二流北沙河

南與南沙河合南沙河即古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

易州水下流至通州入白河亮親迎之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答之后掖之曰今

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答我有子如是富忍答乎叱杖者退既至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
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黜秦檜姻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臺諫湯鵬舉等累疏言秦檜之姦請逐其姻黨詔安置

戶部侍郎曹泳于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鄭仲熊字行可等四人徙侍御史徐壽正言張扶為他官知建康府

王會等六人俱以諂樞貪富罷又竄呂愿中等于遠州秦埭曹冠等以檜子孫親戚濫科革正之莫及張常先

等八人並以告訐濫叨官爵送遠郡編管尋復趙汾官先是詔奪與李孟堅王之奇等皆令自便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光移郴州銓移衡州光尋卒

議和之策斷自高宗賢成者秦檜但其說為舉國所共憤故檜在則議之于檜今檜已死惟恐金人以檜死敗和為疑故不得不吐露本衷降詔宣示以安逆聽之心謂此詔為護檜者固非即謂杜絕國中浮議猶非其用意所在也

檜以力持和議固位權極其重遂視此為希榮之具鍾其餘說輾轉相沿檜雖

丙二十六年

金正隆元年

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官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已定也

竄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講和之策

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存亡而渝定議邪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偽撰詔命召

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賞憲典

夏五月以沈該万俟卨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初秦檜病篤召董德元

字惟仁永嘉人二十五年八月

政事和湯思退至卧内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慮檜以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檜以為期其死不敢受

帝聞思退不受以為非檜黨遂信任之

靖康帝卒于金

命史館重修日歷以秦熈修不實也

秋七月彗出井詔求真言

八月以張綱字彥正潤州人參知政事

綱初為給事中以秦檜用事遂致仕卧家者二十餘年檜死召為吏部侍郎

權尚書時以彗出求言綱奏求言易聽察難宜命有司詳審章奏無事苟簡及參政事帝力懲秦檜苛政時時

以寬恤民力諭輔臣綱乃摘其切于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

冬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于永州浚去國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焉武夫健將言浚

者必咨嗟嘆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檜懼其正論害己令臺臣

有所彈劾語必及浚謂為國賊必欲殺之檜死乃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時喪母將歸葬會星變求直言浚

慮金人數年間勢必求費用兵而吾方溺于宴安謂敵可信莫為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

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疏極言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謂敵未有覺而浚乃若禍在年歲間者

死而其害未息
沈該乃侯高湯
思退十餘里相
繼居政府庸劣
雖各不同而挾
和議以要君實
無二致高宗一
念之差遂使勢
成激變其失豈
盡在諸奸臣哉

皆笑其狂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凌名在罪籍倡異議以動國是若使歸蜀恐感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
丁二十七年金正隆春三月万侯高死夏六月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高為相主和固位無異秦
檜既死思退遂相

戊戌二十八年金正隆春三月辛酉朔日食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主亮將議南侵以通為謀主故有是命初亮召其倖臣秘書少監張仲柯左諫

坐亮謂仲柯曰漢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柯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
若能一之乃謂大耳亮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柯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亮喜
曰向者渠瓌嘗為朕言宋有劉晔妃者資質美豔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連
竄耳欽與與信宿對曰海島壑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亮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
當曰天下一家可以為正統及拜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亮意遂與仲柯致及近習羣小輩咸言江南富庶子
女玉帛之多遂其意亮遂議興兵南侵

九月以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為四川制置使初剛中為中書舍人言禦敵為今日先務敵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

勿計敵人之強弱必先自治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械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將良士勇彼請盟則為漢文

帝犯邊則為唐太宗帝聽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如汴京營建宮室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

之飾編傳費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國子司業黃中字通老武人使還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

不可不早為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

甲巳二十九年金正隆春二月金藉諸路兵造戰具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于通州金置今屬順天府遣使籍諸路明

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食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

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營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

並致于燕時又建汴京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羽一尺至于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字太中眉州丹徒人知綿州道夫前使金金主亮將欲南侵陽設為詰責之語亮謂道夫曰

我上國多有不誠今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即殺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察之往往託詞不給一也爾于沿邊盜買鞍馬戰陣二也蓋將敗盟故先設此二事為辭道夫還具奏之

帝曰朝廷待之甚厚欲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執其君而奪之位與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以為不然

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遣王綸字德言使金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

威德所致湯思退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字喬年度支員外郎史館方疾亟

屬熹曰胡憲字原仲安州從子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劉子翬字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

告而熹學焉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晉縣今屬福建泉州府主簿罷歸聞延平

前注見李侗字愿中南劍學于羅從彥字仲素南劍州人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

以居敬為主築室于武夷山中山在福建建甯府安縣南山高五百仞有二十六峯其溪流分爲九曲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名漢武帝嘗祀之四方遊學之士從

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熹生而靜穆不妄笑語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太學時禁伊洛之學憲與

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清故不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耶是自一意下

學不求人知一旦攝諸生歸崇安故山力田食藥以奉其親從遊日衆號稱溪先生仕終秘書省正字勉之從

學定劉安世揭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結草堂讀書其中力利自給澹然無求于世惟與憲子翬相往來講

論學者雖至勉之隨其才器為說聖賢之道因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先生子翬以父死國難病憤致疾索

興化通判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

致遠者朱熹而已熹從子翬遊子學以易之不逮復三言俾佩之終身學者稱為眉山先生熹定字天授治

陵人劉安世字器之純人
與化宗軍今為府屬福建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字長卿信州人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時湯思退轉左僕射康伯遂同相帝謂康伯

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榷康伯曰大臣論國事自當盡心若
依阿植黨臣所不敢

皇太后章氏崩諡曰仁帝事后甚謹先意承志惟恐不及或一食稍減輒不勝憂懼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高惟

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關慎勿令知第來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矣

冬十一月攢顯仁皇后攢于永裕陵之西祔神主太廟

庚辰三十年金正隆五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初帝知瑗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

欲遲回久之及后崩帝問吏部尚書張璪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踰于此今兩邸名

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當議典禮璪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擢至和嘉祐開名臣奏

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囊封以獻請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璪

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稱皇姪

秋七月以葉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知樞密院事朱倬字漢章開縣人參知政事倬初以張浚薦自宜興簿入對時方以劉豫

為憂倬策其必敗帝大喜而秦檜惡之出為越州教授檜死倬知惠州陞辭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倬

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累擢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丙午朔日食

九月以李寶河北人為浙西副總管寶嘗竊金拔身自海道來歸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于平

江督海舟捍禦

朱倬能策劉豫必敗似有料事之明及由遠州擢用中丞高宗深為信任史稱其論事多所裨益其贊並無著聞諒亦不遇空言無濟耳迨其後金兵南下人

情洵海安議退
避倖且無一
語則平日所謂
能論事者又安
在乎

王全雖受海陵
之命激怒宋人
以為南侵計然
此在金人猶可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侍御史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論思退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

退致身皆秦檜父子恩也宜實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戶部侍郎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被旨造會子儲見錢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初行于兩浙遂通行諸州

辛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十月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不受朝

風雷大雨雪侍御史汪澈字明遠新安人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雨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月之間再有大變謹

而書之今一夕之間二異交至此陰威之證殆為金人且言荆襄無統督江海多備禦因陳修攘之策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取士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熙寧元豐以來經義詩賦廢興離合隨時更革近合科以

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

立兩科永為成憲從之先是定制以本經語孟義各一為首次詩賦各一首次子史論時務策各一為首至是

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字功之知襄陽府先是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

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考宋史高宗紀及陳康伯張

並在五月金使既來之後總綱目係于金使未來之前非是今改係詔議舉兵條下

夏五月金主亮遣使徵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金主亮嘗密隱畫工于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為屏

而圖己之像策馬于吳山在杭州府城內西南隅舊名胥山上有伍子胥祠絕頂題詩其上立有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發書

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全來質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即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

叛亡之罪當命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為

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詒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